LIBRARY
JUN 30 1972
UNIVERSITY OF TORONTO

HC
430
F3L8
v.5

[redacted]

# 欽定康濟錄卷之四

一冊

## 事後之政計有六

事後論曰事將告竣尤貴斡旋畧有未安終虧撫恤況饑年之事務實民命之所關纔得稍蘇瘡痍未起百姓暴露乏食久廢其業居無定所室無完聚朝廷雖有蠲復來歲丁田之詔閭閻尚少目前耕種之需縱使商賈農工盡待給於官府錢米之賑流民災戸咸仰聽於有司安插之方田究荒蕪業歸怠惰此猶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非深思遠慮爲兆人計長久之道也所宜以古爲鑑率由典常識

國家大體時用之宜。廣聖主加惠黎元之意。周詳懇摯。圖維厥終。足國計而釋民愁。轉荒歲爲樂歲。因計事後之圖。亦有六焉。是在行之者之無務爲其文可矣。

一贖難賣以全骨月 難去聲

齊管子　魯孔子
漢朝二詔　後魏詔
唐太宗遣使　文宗詔
柳宗元　宋朝三詔
元武宗　明成祖
憲宗詔　鍾化民

齊 管子曰。湯七年旱。禹九年水。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饘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饘賣

子者。

［謹案］聖王之世，可見亦有賣子之人，貴乎上之人有以處之耳。窮民命在旦夕，若不聽其鬻賣，必至骨肉相枕而死，不更慘乎。此聖王所以聽其賣，而代其贖，不禁其不賣也。

［魯］國之法，魯人爲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而讓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取其金則無損於行，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

［謹案］孔子責子貢之讓金，恐曠贖人之典耳。可見聖心

亦以贖人爲美政矣後之君子曷勿體聖人責子貢之失求爲政之得哉。

漢高祖五年詔民以饑餓自賣爲人奴婢者皆免爲庶人。

○光武建武七年詔吏人遭饑饉及爲靑徐賊所畧爲奴婢下妻欲去留者恣聽之敢拘制不還以賣人法從事。

謹案此二詔爲貧不爲富可一不可再非中和之論也若免爲庶人聽其去留少者空養育於平時壯者徒費銀錢於歉歲設遇再饑其誰復買不遭啗食定喪溝渠豈禹湯鑄幣贖人之意哉。

後魏高宗和平四年詔。前以民遭饑寒。不自存濟。有賣鬻男女者。盡仰還其家。或因緣勢力。或私行請託。共相通容。不時檢較。令良家子息。仍爲奴婢。今仰精究。不聽取贖。有犯加罪。若仍不檢還。聽其父兄上訴。以掠人論。

謹案古云。天地無私。故能覆載。王者無私。故能容養。若處事稍有不平。難言至當。良家子息。不聽取贖。然後以掠人論罪。其誰敢議。如一無所得。盡放還家。何以活將來之餓莩。今高宗之詔。非兩全之道歟。

唐太宗貞觀二年。遣使杜淹。賑恤關內饑民。鬻子者。出金

帛贖還之。

〔明〕邱濬曰。嗚呼。人之至愛者子也。時日不相見則思之。挺刃有所傷則戚之。當年豐時。雖千金不易一稚。一遇凶荒。惟恐鬻之而民不售。此無他。知偕亡而無益也。故不若官買之。以實軍伍。

文宗開成元年三月詔。比聞兩河之間。頻年旱災。貧人得富家數百錢。數斗粟。即以男女為之僕妾。委所在長吏察訪。聽其父母骨肉。以所得婚購之。勿得以虛契為理。

〔謹案〕此詔勿憑虛契。歸其所買骨肉。有再聚之歡。養育

無縣失之患使上不代贖而令民自圖者此詔庶幾其可也父母斯民之次法耳。

柳宗元爲柳州刺史不鄙夷其民惟務德化先是以男女質錢約子本相當則沒爲奴婢宗元與民設法悉令贖歸。衡湘以南士皆北面稱弟子。

謹案 人知柳柳州以文章鳴世而不知其以德化民即如贖子女而歸其父母其德之施於民也遠矣羅池廟食有以哉。

宋 太宗淳化二年詔陝西緣邊諸州饑民鬻男女入近界

部落者。官贖之。◎眞宗大中祥符三年。詔。前歲陝西民饑。有鬻子者。命官爲購贖之。還其家。◎仁宗慶曆八年二月。賜瀛莫恩冀州。緡錢二萬。贖還饑民鬻子。

【謹案】鳥雀有羣栖之樂。人生豈無完聚之歡。無如死生在於旦夕。骨肉在所難全。天子下念窮民。悉爲代贖。父子得以永聚。夫妻不復分離。非仁政之一端乎。

【元】武宗至大元年十一月。以大都米貴。發廩十萬石。減價以糶。賑貧民。北來民饑。有鬻子者。命有司悉爲贖之。

【謹案】流落異鄉。尤多苦切。父母不得相親。閭里曾無一

識武宗贖其子而還其家猶無子而有子矣發廩賤糶以賑貧民是無食而有食矣非聖朝之盛典乎

明成祖永樂十一年六月上召行在戸部臣曰人從徐州來言水災民有鬻子女者人至父子相棄窮極矣卽驛賑之所鬻爲贖還

謹案骨肉遠離死生難料設遭疾病誰念垂危是不死於饑寒亦半喪於零丁矣天子憫其孤窮骨而肉之賑而活之在覆載尚有缺陷之時在朝廷絕無生離之衆寧獨受恩者永懷不已卽旁觀者亦感激無窮也

憲宗成化二十三年。詔陝西山西河南三省。軍民先因饑荒逃移。將妻妾子女典賣與人者。許典賣之家首告。准給原價贖取歸宗。其無主及願留者聽。隱匿者罪之。

謹案官給原價。贖其歸宗。若不首告。罪其隱匿。人亦何怨之有。使如漢家之竟令放還。或以掠人論。是以勢而不以理。豈君民之道哉。

明神宗萬曆二十二年。鍾化民河南救荒疏。臣仰體德意贖還民間荒年出賣妻孥四千二百六十三名。皇上全人父子兄弟夫婦之倫。離而復合。斷而復續。骨肉肺腑之親。

無悲思哀痛之慘矣但贖還之後不知其終保完聚否倘餬口無資後相轉貿如夢中乍會覺後成空思及於此不覺淚下惟帝念哉

〔謹案〕鍾御史之善政不一而足即如贖人一種至四千二百餘名饑時不至喪失稍熟得能完聚家而室父而子孰非再造之恩歟

贖難賣總論曰嘗聞明季成化乙未科狀元費宏之父捐館資一十二金贖婦還夫狼狽而歸夜聞窻外神人曰今宵採苦菜作飯明年產狀元為兒宏果十九而登鄉薦翁

生受吏部侍郎之封。在貧士尚憐離散。居天位何得視爲漠然。況其賣也。非自作之孽也。時當歉歲。不賣親人。終無生理。其意以爲餓死而無救。不若活賣而分離。後得一見。未可知也。在買者給其價而衣食之。不惜捐費於豐年。實欲服勞於後日。旣生其身。且救其家。均相有益。高下難分。但血淚已枯於異地。而夢魂猶戀乎家鄉。非天子之深仁厚德。孰能救其婢使奴差之苦也。然漢家之詔。恣聽去留。不償所值。設遇薦饑。於何得活。豈善策哉。故司牧能如柳宗元。使臣得若鍾化民。多方設法。完彼親人。皆合禹湯之

心。無愧孔子之教矣。且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仁政之所首疾也。可使見之於世乎。孟子曰。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已饑之也。聖賢之憂民如此。此父母孔邇之歌。所以流傳於盛世哉。

## 二憐初泰以大撫綏

漢龔遂　光武詔
後魏崔衡　唐代宗詔
李栖筠　張全義
宋富弼　蘇軾
朱熹　元成宗詔
明太祖詔　鍾化民

【漢】宣帝時。渤海歲饑多盜。帝命龔遂鎮之。遂曰。民困饑寒。故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耳。夫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乃單車至府。悉罷捕盜令。但以執田器爲良民。令民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由是吏民富實。而盜悉解。

【謹案】古稱荒政貴不治之治也。使太守必欲勦除盜賊。以清四境。不但不能使之安。必將迫之亂。令念煢煢赤子。饑餓使然。衣食足而禮義生。惟務農桑。富其一郡。較之血我干戈。腥我天地者。霄壤矣。

光武帝建武六年正月詔曰。往歲水旱蝗蟲爲災。穀價騰躍。人用困乏。朕惟百姓無以自贍。惻然愍之。其命郡國有穀者。給稟高年鰥寡孤獨。及篤癃無家屬。貧不能自存者。如律。二千石勉加撫循。無令失職。

【謹案】瘡痍初起。調護無方。必死無疑之症矣。光武知之。

以往歲災傷特命賑給。且勉二千石。不可失職。大得安不忘危之道哉。

後魏 崔衡爲秦州刺史。先是河東年饑刼盜大起。衡至修龔遂之法。勸課農桑周年之間寇盜止息。

謹案 崔衡既可倣而行之於魏。後人獨不可效而施之於世乎。盜賊悉除。農桑得盛。龔君妙法。原在人間。人自不能則耳。好大喜功者。徒自誅求於不已。豈良有司哉。

唐 代宗元年十一月制。逃亡失業萍泛無依。特宣招綏使安鄉井。其逃戶復業者。宜給復三年。如百姓先貨賣田宅

盡者宜委州縣取逃戶死口田宅量丁口充給仍仰縣令
親至鄉村安存處置務從樂業以贍資糧

謹案逃亡失業不能撫綏還鄉無倚復又他之烏知其
不爲盜也今既各有處置人民樂業泰階將起是安民
適所以安巳富民即所以富君非美詔歟其握要處在
處置樂業以贍資糧尤見深恩

代宗時李栖筠爲浙西觀察使屬師旅饑饉之後百姓流
離講誦之徒數年竟絕乃大開學館招延秀異表大儒河
南褚冲吳郡何員等超資授官爲學者師身自執經問疑

義。由是遠邇趨風。鼓篋升堂者。至數百人。教化大行。

〔謹案〕禮義者。經國之大典也。豈因饑饉之後。可廢而不講乎。李觀察特爲之整理。誠得聖人教之之義矣。不大有功於名教耶。

僖宗光啓三年。張全義爲河南尹。初東都薦經饑饉。饑民不滿百戶。全義選麾下十八人材器可仕者。人給一旗一榜。謂之屯將。使詣十八縣故墟落中。植旗張榜。招懷流散。勸之樹藝。蠲其租稅。惟殺人者死。餘但笞杖而已。由是民歸之者如市。數年之後。都城坊曲。漸復舊制。諸縣戶口。率

皆歸復。桑麻蔚然。野無曠土。全義明察。人不能欺。而為政寬簡。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蠶麥善收者。或親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賜以茶綵衣物。有田荒穢者。集衆杖之。或訴以乏人牛。乃召其隣里。責使助之。由是隣里有無相助。比戶豐實。凶年不饑。遂成富庶焉。

謹案 兵火之餘。尚能富足。太平之世。何事凋零。乃知世有治人。實無治法。在上者。能如張公之招撫流亡。勸之樹藝。誰不勇往耕耘。互相賙濟。乃知一人之鼓舞。關係

萬姓之豐盈。何以後世之官。但知自富。不知富民。此凋零之所由來耳。茍能以富己之圖。維變而爲富民之善策。要亦無有不富者矣。後來屈指。誰可並驅。

宋富弼鎮青州。適河決。八州之民。俱徙京東。旣以救濟。至次年麥熟。於是各計其路之遠近。授糧使歸。生全者五十餘萬人。

謹案家不歸。無以安其身。糧不足。無以資其歸。富公計其遠近授糧遣歸。不使有窮途之窘。始也救之生。終也給其歸。始終相濟。故能位極人臣。而名垂萬世也。

蘇軾論積欠狀。臣親入村落。訪問父老。皆有憂色。云豐年不如凶年。官吏以夏麥既熟。舉催積欠。胥徒在門。枷鎖在身。求死不得。故流民不敢歸鄉。臣聞之孔子曰。苛政猛如虎。昔常不信。以今觀之。殆有甚焉。水旱殺人百倍於虎。而人畏催欠又甚於水旱。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

謹案　催欠於麥熟之際。以致居者日以擾。流者不敢歸。蓋些少之收。還官則仍然舉家枵腹。救口則目前鞭撻奚辭。是饑於年者可救。饑於官者難逃。昔邵康節有云。

寛一分小民受一分之賜凡爲司牧者當以撫恤黎民爲首務催征國課固不可緩苐必揆時度勢審知現在之情形勿以荒田災累之窮民認作頑戸抗糧之百姓庶幾政無刻厲而寛厚愛民之意乃行

朱熹疏臣竊以爲救荒之政蠲除賑貸固當汲汲於其始而撫存休養尤在謹之於其終臣愚欲望陛下赦臣之罪察臣之言亟詔有司凡去年被災之郡盡今年毋得催理積年舊欠及將去年倚閣夏稅悉與蠲放其上二等人戸當此凶年細民所從仰食其間亦有出粟減價賑糶而不

及賞格者。伏望聖慈。普加恩施。許將去年殘欠夏稅。多作料數。逐年帶納。則覆載之間。幅員之內。當此災旱之餘。無有一夫一婦。不被堯舜之澤矣。

【謹案】名賢之爲百姓。甚於自已之爲一身。眞誠懇切。無所不至。文公以民之貧者。念其困苦而赦之。民之稍可者。念其救荒而帶徵。安富救貧。畧不稍遺。豈易及哉。

【元】成宗大德三年正月詔。比年水旱疾疫。百姓多被其災。已嘗蠲復賑貸。尚慮恩澤未周。其大德三年。腹裏諸路。合納包銀俸錢。盡行除免。江南等處夏稅。以十分爲率。量免

三分。◎五年詔。各路風水災重去處。今歲差發稅糧。並行除免貧乏缺食人民之家。計口賑濟。乏絕尤甚者。另加優給。其餘災傷。亦仰委官省視存恤。

謹案 人君恩澤。能於百姓有加無已。正是培植元氣之處。誠足為撫綏兆庶者之法守也矣。

明 太祖洪武十年九月。勅中書省。去歲浙西。嘗被水災。民人缺食。朕嘗遣官驗戶賑濟。今雖時和年豐。念去歲小民。貸息已重。既償之後。窘乏之猶多。今賴上天之眷。田畝頗收。若不全免舊年被災之民今年田租。不足以甦其困。爾中

書其奉行之。

〔謹案〕太祖以窘乏猶多四字。存之胸中。則免兩租之念。已勃然而不可遏矣。非履安思危。視民如傷之至歟。要之民爲邦本。本固邦寧。祖宗培植於前。子孫保護於後。權宜斟酌。討出萬全。是誠致治之要道也。

神宗時。巡視河南御史鍾化民疏中有云。臣每至粥廠。流民告稱一向在外乞食。離鄉背井。日夜悲啼。今蒙朝廷賑濟。情愿歸家。但無路費。又恐沿途餓死。臣體皇上愛民之心。令開封等處查流民願歸者。量地遠近。資給路費。給票

到本州縣。補給賑銀。務令復業。據祥符縣申報。共給過流移男婦二萬三千二十五名。

謹案 鍾御史救民。不盡善盡美。則不肯止。假如窮民雖有路費。而不補給賑銀。歸無所望。未免逡巡。今聞有此口糧。先有所藉。生計得以徐圖。故歸而恐後者多矣。立法不可與富鄭公後先媲美耶。

憐初泰總論曰。既荒之後。如病初起。不能撫綏。再加勞困。是不死於病篤之時。而反亡於初愈之日矣。不大爲可歎哉。麥熟矣。旦夕可免啼饑之苦。有麥則然。蠶畢矣。出入可

釋無衣之歎。無絲則否。故小民有些須之蓄。尤不可有耗散之端。倘若徘徊岐路。歸計無從。劫掠相侵。空囊如洗。或追呼逼迫。或禮義罔知。不仍如遭倒懸之苦耶。於以知歸流也。弭盜也。停徵也。教養也。四者皆仁政之大端。撫綏之急務。自漢唐以至元明。莫不各有善法。所當急效者也。纔履豐年。方臻熟歲。可不下體民心。上承天意。以固我金甌哉。雖然若弭盜而不歸其流。則劫奪之患不息。教養而不停其徵。則妨民之困不除。農桑何由得盛。學校何從得興。此又相因而為用者也。缺一不講。烏乎可哉。

三必賞罰以厲繼起


齊桓公　齊威王
漢武帝詔　郭賀
南北朝沈演之　唐德宗詔
宋哲宗詔　孝宗
潘潢　元撒里不花張士宏
明劉鑑　周孔教


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以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公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至此耳。

謹案賞罰者朝廷之大權。明決者經綸之妙用。秉其權。則必善其用。倘聰明周徹。而裁斷之際。不能不瞻顧遲

回揆之上理究非所宜所以善惡在前已灼見其根柢。務卽用其激揚賞罰嚴明而四方風動治國之要莫大於此。

齊威王語卽墨大夫曰子令卽墨毀言日至及使人視卽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事東方以寧是子不賂吾左右求助也封之萬家邑語阿大夫曰子令阿譽言日至及使人視阿田野不闢人民貧餒是子賂吾左右求助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自是莫敢飾非而齊國大治。

謹案威王之賞罰明齊國之萬事理可見愛民者不可

以不賞。不賞無以酬既往。飭非者。不可以不罰。不罰何以戒將來。救荒者。誠能體此意以用人。則得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之道矣。

【漢】武帝元鼎二年詔。仁不異遠。義不辭難。今京東雖未爲豐年。山林池澤之饒。與民共之。今水潦移於江南。迫隆冬至。朕懼其饑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等。分循行諭告所抵。無令重困。吏民有振救饑民。免其厄者。具舉以聞。

【謹案】分人以財。謂之惠。惠之及人。能生人於垂斃。則功

亦不小矣。故凡有功於饑歲。不敢望報者。君子之存心。必有以報之者。朝廷之大典。至若小民尤爲善舉。可不上聞乎。

明帝永平三年。荊州刺史郭賀。官有殊政。上賜以三公之服。黻黼冕旒。勅行部去幨帷。使百姓見其容。以彰有德。

[謹案]盛矣哉。上之所賜也。他郡知之。有不自反者歟。昔魯恭有云。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故愛民者。天祐之。君寵之。民戴之。史載之。衆美備於一身矣。胡爲乎不以善政爲先也。

南北朝　宋文帝元嘉十二年。東土饑。遣揚州治中從事史沈演之巡行所在。演之表曰。宰邑數政。必以簡惠成能。涖職闡治。務以吏民著績。故王奐見紀於前。叔卿流稱於後。竊見錢塘令劉道眞。餘杭令劉道錫。皆奉公恤民。恪勤匪懈。百姓稱詠。初被水災之時。餘杭高隄決潰。洪流迅激。勢不可量。道錫躬先吏民。親執板築。塘既屹立。縣邑獲全。經歷諸縣。訪覈名實。並爲二邦之首。最治民之良宰。上嘉之。各賜穀千斛。

謹案　有功不賞。吝惠不施。淮陰之論項王。婦人之仁耳。

其何以濟。濱之特舉二令。宋帝賜穀千斛。名垂後世。不可爲勵衆之贖典歟。後之勤於民事者幾縣。受穀千斛者幾人。甚可慨也。

唐德宗貞元二年正月詔。親人之任。莫切於令長。導王者之澤。以被於下。求庶人之瘼。以聞於朝。得失之間。所係甚大。昨者詳延羣彥。親訪嘉猷。尚書司勳員外郎。竇申等十八人。潔已貞明。處事通敏。人不流亡。事皆辦集。就加寵秩。允叶前規。嗚呼。弛張係於理。不係於時。升降在於人。不在乎位。非次之恩。以待能者。彰義黜惡。期於必行。凡百君子。各

宜自勉。

謹案堯舜之時。雖有水旱之災。不聞有溝渠之死者。要在得人而理。蓄積有備耳。今此詔。加意於賢良。勉郎官於撫字。非握要之典耶。

宋哲宗紹聖元年十一月詔。河北賑饑。諸路恤流亡官吏。有善狀才能顯著者。以聞。

謹案世豈無才乎。特患有才而不能知耳。或爲小人之所蔽。或在草茅而無聞。即有伏龍鳳雛。不得司馬徽而薦揚之。能致魚水之得歟。此詔有才能者。令舉以聞。人

惟恐才之不見用於世矣何遯跡之有。

孝宗淳熙八年七月賞監司守臣修舉荒政者十六人十二月癸卯朔以徽饒二州民流者衆罷守臣官出南庫錢三十萬緡付浙東提舉常平朱熹賑糶◎丙辰詔縣令有能修舉荒政者監司郡守以名聞。

謹案賢者賞之不肖者罷之又出庫錢令朱子賑糶且詔監司郡守各奏修舉荒政之員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孝宗非身體而力行者哉。

潘潢覆積穀疏內有云凡境內應有圩垾塲堰坍坎以瀦

溝渠壅塞。務要趂時修築堅完。疏濬流通。倘壞久不修。修不完固。或因而害民者。並爲不職。從實按劾施行。遇該考滿。務查水利無壞。方許起送。有能爲民興利。如史起溉鄴鄭國開渠之利。具奏不次擢用。該管官員。亦照所轄完壞多寡分數。定註賢否。一體旌別。

謹案世之有賞罰。如門之有樞機。賞罰不行。如樞機壞矣。倘能望其啓閉有時。而足以衞護多人耶。潘公此疏。歷歷指出。如是者當罰。如是者當陞。誠得樞機之妙者矣。

〔元〕文宗時監察御史撒里不花張士宏等言朝廷政務賞罰爲先功罪既明天下斯定國家近年自鐵不迭兒竊位擅權假刑賞以遂其私綱紀始紊迨至泰定爵賞益濫比以兵興用人甚急然而賞罰不可不嚴夫功之高下過之輕重皆繫天下之公論願命有司務合公議明示黜陟功罪既明賞罰攸當則朝廷肅清紀綱振舉而天下治矣文宗嘉納之。

〔謹案〕大舜用九官誅四凶德被天下而功垂不朽後人可不法之以圖治歟御史以賞罰爲先文宗嘉之孰謂

非紀綱振舉之朝哉。

明 孝宗弘治十年二月。巡撫鳳陽都御史李蕙奏致仕六安州知州劉鑑。前在州四年。積預備倉糧餘十萬石。後致仕。適連歲荒歉。州民賴倉糧存濟者甚衆。請加旌異。上曰。鑑雖致仕。餘惠在民。其仍進階奉政大夫。以勸爲民牧者。

謹案 知州之賢。巡按之奏。孝宗之賞。皆得報功要法。可以勵繼起。但其在任之時。其竭力圖維預備倉糧潔已愛民。不聞上臺奏請。直待餘惠及民。而始邀天眷。其初之蔽賢者。非妒佞而何。

周孔教撫蘇時有云。大司徒保息萬民之政。既曰恤民。又曰安富。大率民不可以勢驅。而可以義動。故民有出粟助賑煑粥活人者。上也。有富民巨賈。趂豐糴穀歸里平糶。循環行之。至熟為持本而歸者。次也。有借粟借糧借牛於鄉人。待年豐而取償者。又其次也。凡此之民皆屬尚義。於此權其輕重。或請給冠帶。或特給門扁。或給以賞帖。後犯杖罪。子孫皆可准折。皆所以獎之而不負之也。此在會典及累朝詔旨俱有之。有司所當急行者也。

謹案 夫子云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可見信為治國之

本。救荒者。饑時賴之以救民。事後豈可置之而不問。周君序三種救荒之人。急宜表彰。綱舉目張。斯為得信賞必罰之道。

必賞罰總論曰。古云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以化天下。今多列報功而罰罪不載。非謂不職者可以寬其罰。蓋不待事畢。早已逐而去之也。此即范仲淹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之意耳。昔高澄問政要於杜弼。弼曰天下大務莫過於賞罰。賞一人。使天下之人喜。罰一人。使天下之人懼。二事不失。自然盡善。時有聞弼之言者大說曰。言雖不

多。於理甚要。誠明於致治者。無不以二端爲大務也漢唐之典宋元之事盡列於前。彰彰可據。至劉鑑之不蒙即賞者。褒賢者之界也。周孔教之欲奬尚義者。勵衆之道也。乃知災傷之際。不有賢良建策斡旋。解民倒懸。出之湯火。孰與活壅斃而生餓殍。禮記云。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報功其二也。可見賞罰者。致治之大典也。而可忽乎哉。不特此也。城市鄉村。若有孝弟節義之人。或敦倫。或濟世者。此亦天地之正氣。人間之儀表。安可不一併表揚。以彰有德。其能若是。是無往而不以唐虞之化化天下矣。國有不治。誰[illegible]

有不安者哉。

四籌畫之以防薦饑

漢景帝　張敞
南北朝齊何敬叔　唐劉晏
宋范純仁　蘇軾
中書省言　朱熹
毛鼎新　明陳智伯
宋英　鍾化民

漢景帝時。上郡以西旱。復修賣爵令。而裁其價以招民。

謹案救荒如救焚。惟速爲佳。使價稍高。則觀望者多。後今裁價而招民。人必勇往向前。可謂納粟救荒之善策矣。何畫之之有。

宣帝地節三年。京兆尹張敞上書。國兵在外。田事頗廢。素

亡餘積雖羌虜已破來春民食必乏窮僻之處買亡所得縣官穀度不足以賑之願令諸有罪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此八郡贖罪務益致穀以預備百姓之急左馮翊蕭望之駁議曰今欲令民納粟贖罪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戸賦口斂以贍其困乏古今通義百姓莫以為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

【謹案】無辜之民困之以賦不若令有罪之人贖之以財出其情愿輸其當然寬一人而生數十人之身命通變

之方。莫妙於此。況狡猾之民得安其生。四方安樂。民皆改行從善。所謂禮義生於富足。此際轉移。眞不費之惠矣。可勿行哉。

南北朝 魏 何敬叔爲長城令。有能名。在縣淸廉。不受禮遺。夏節至。忽牓門受餉數日中。得米二千餘斛。他物稱是。悉以代貧人輸稅。

謹案 一人受汚。四境得食。非智者能之歟。然其汚也易釋。其智也實深。君子曰。潔己愛人。莫敬叔之若矣。

唐 代宗時。劉晏掌財賦。以爲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

理財以愛民爲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縣雨暘豐歉之狀。白使司。豐則貴糴。歉則賤糶。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及於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若干蠲免。某月須若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應民之急。未嘗失時。不待其困斃流亡餓莩。然後賑之也。由是民得安其居業。戸口蕃息。

**謹案**大學一書。劉晏能熟讀有德有人一節。行之事而見諸政。其後除劉公之外。凡理財者或急急於徵求。恤災者。且遲遲而賑救。不知國之與民所係甚重。倘有偏

災即爲救濟務使民有安全之樂而無困阨之憂則誠仁主愛惠子民之至計矣。

宋范純仁知襄城襄俗不事蠶織鮮植桑者純仁因民之有罪而情輕者使植桑於家多寡視罪之輕重按所植榮茂與除罪

謹案愛民之人罰之者即所以益之也開一面之恩錫自新之路與蒲鞭示辱醇酒强人同一意耳況瘡痍初起尤當以此爲法

元祐間蘇軾守杭嘗於城中創置病坊名曰安樂坊以僧

主之。仍請於朝。三年醫愈若干人。乞賜紫衣度牒一道。復買田。歲收租米千斛資之。軾還朝。近臣有以黃白金爲餽。軾恐却之以拂故人意。受之則傷廉。乃悉畀於杭。用助買田而以書致謝意。

謹案 東坡此舉。即劉凝之受餉分給之意也。人不我攄德及萬民。一舉而數善備焉。嗟夫。東坡行之於前。以救疾疫。今人何不踵行於後。使災民得所養耶。

孝宗興隆間。中書門下省言河南江西旱傷。立賞格。以勸積粟之家。凡出米賑濟。係崇尚義風。不與進納同。

謹案崇尚義風。不與進納同。此二語。鼓舞天下救荒捐納之人。眞妙語也。一種愛民深心。沛乎筆底。宜榜示四海以爲捐納者勸。

朱熹奏内有云。湖南江西旱傷。米價踴貴。細民艱食。理合委州縣官。勸諭富室。如有賑濟饑民之人。許從州縣保明申朝廷。依今來立定格目。給降付身。補授名目。竊恐有司將同常事。未即推恩。致使失信本人。無以激勸來者。欲望聖慈。特降睿旨。依已降指揮。將陳藥等。特補合得官資。庶幾有以取信於民。將來或有災傷。易爲勸諭。

謹案 聖賢之心豈爲捐粟者計實爲阻饑者謀若荒而令之捐熟而遲其授適有不足再欲舉行其誰我信左傳有云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身也

毛鼎新黃岩人授浙西提舉茶鹽司準遣改常平司準遣其長有欲獻羡餘四十萬者鼎新力爭以置社倉

斷 陳善曰鼎新此舉不啟君上之侈心而於民有德且俾其長免言利干進之咎一舉而三善具焉

明 宣德末永豐饑亂民嚴季茂等千餘人就縛布政陳智伯謂脅從者衆不可槩令瘐死倡捐俸爲粥賑之奏報決

首惡三十餘人。餘皆免。時有告富民與賊通者。三百餘人。智悉令詣官自告。諭之曰。果若人言。下吏鞫訊。爾尚能保家乎。今若能出粟濟饑民。當貸爾。衆流涕乞卹命。得粟萬餘石。所活不可勝計。

謹案富民遭官一審。家資盡入吏胥之手。饑民其有濟乎。陳公使之出粟活人。眞上智也。窮黎被脅而從。情有可矜。富家向賊求生。於理可恕。處之悉當。非秦鏡歟。

成化間。朱英巡撫甘肅。尋總督兩廣。在甘肅積軍羨三十萬。在兩廣四十餘萬。流民復業者十五萬家。或謂公先後

督撫積羨撫民。功多矣。何不奏聞。英言此邊臣常分。何足自薦。

謹案流民復業者。十五萬家。非以積羨濟之而能然歟。在甘肅。在兩廣。莫不以積羨撫民。且弗自薦。心何純也。較之獻於天子。而邀榮遇者。天壤矣。

御史鍾化民疏內有云。積儲之法。在民莫善於義倉。在官莫善於常平。中州常行此法矣。但官府之遷轉不常。倉庫之廢興不一。燃眉則急。痛定則忘。豈有濟乎。臣令各州縣查將庫貯糴本。及堪動官銀。穀賤則增價以糴。穀貴則減

價以糶。設遇災荒。先發義倉。義倉不足。方發常平。不必求賑。在在皆賑恤之方。無俟發粟。年年有不費之惠也。昔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無粟不可守也。倉廩既實。奚憂盜賊哉。湯音商。湯池者。水盛之池也。

謹案燃眉則急。痛定則怠。圖治之所切戒者。莫大於此。若饑後而不爲之備。又何以長享昇平。世稱郅治乎。所以村村有儲。處處有倉。則民殷富。而水旱可無急迫之憂。

籌匱之總論曰。年運之荒歉。實無常也。而窮民之待哺。情

孔亟焉。偶値無年。必多匱乏。苟不設法補足社倉。不猶生之於東隅。而窘之於西榆乎。用集其四以備採擇。一曰捐職。二曰贖罪。三曰用羨餘。四曰假饋納。勸分未嘗不妙。但恐難言於旣輸之後耳。捐職如景帝之裁酌。宋孝宗之諭義。深得鼓舞之方。朱夫子則又論之詳而勉之至。是法可勿行乎。贖罪張敞所論。千古嘉謨。免一人之死。救千百人之生。豈蕭望之所能及哉。法內行仁。范忠宣陳智伯又爲之最矣。以羨餘而備荒者。則有毛鼎新朱英之可鑒。將饋納而賑救者。則有何敬叔。與蘇東坡之可憑。皆潔己愛民

之君子。何皆莫之法也。若使理財者。能如劉晏籌社倉者。能如鍾化民。尚有燃眉則急。痛定則忘之誚乎。古昔三年耕必有九年之畜。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總以籌置之於豐年。不使民間有灾荒饑饉之苦耳。仁哉聖心。典制所垂。抑何惠民深而憂民之心。更如此其懇摯也耶。

五尚節儉以裕衣食

唐堯　齊晏嬰
漢杜詩　羊續
南北朝孔奐　唐高祖詔
褚遂良　宋寇準
龐籍　元尚文
明太祖詔　海瑞

【陶唐氏】帝仁如天。智如神。就如日。望如雲。金銀珠玉不飾。錦繡文綺不展。奇怪異物不視。玩好之器不寶。淫佚之樂不聽。宮墻室屋不堊色。音惡。白土也。衣履不敝盡。不更為也。

【謹案】人知聖人之儉乎。心乎萬民。不但不以金玉錦繡為貴。亦無暇及於此也。隋文未嘗不儉。閉粟吝施。不知

君民一體之理猶鷦鷯而學鵬飛不能彷彿於萬一耳

〔齊〕相晏嬰字平仲今山東萊州府人嬰以節儉重齊一裘三十年豚肩不掩豆齊國之士待以舉火者七十餘家

〔謹案〕晏嬰齊相也蕭何漢相也一衣食之儉也如此要亦無恆產之足治矣後世美嬰而不美何者嬰能儉以及人而何但知爲子孫計耳

〔漢〕杜詩字公君河內汲人也任郡功曹遷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以誅暴立威善於計畧省愛民役造作水排鑄爲農器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

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故南陽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謹案爲政而以母稱其惠之及民也可知矣身崇節儉農務爲先以致比屋殷足較於分俸及人者更握其要吾願愛民之君子皆以杜公爲法可也

羊續字興祖太山平陽人也中平三年拜南陽太守當入郡界乃羸服閒行侍童子一人親歷縣邑採問風謠然後乃進郡內驚竦莫不震懾時權豪之家多尚奢麗續深疾之常敝衣薄食車馬羸敗府丞嘗獻生魚續受而懸於庭

丞後又進之續乃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靈帝欲以續爲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爲左騶續乃坐使人於單席舉縕袍以示之曰臣之所資唯斯而已

謹案力挽頹風人之所難與祖閒行入郡矯其故弊舉縕袍以示使者不以三公易其介名垂後世較於富貴一時歿則無聞者遠矣

南北朝孔奐字休文晉陵守清白自勵妻子不入衙齋得俸即分贍孤寡一郡號曰神君富人殷綺見其儉素饋以

氈衣與謝曰百姓未周豈容獨享溫飽。

謹案孔君之儉素必欲百姓足而始自享其溫飽則無時無刻不以窮民為念矣其分俸也在所必然氈衣之惠徒增其歎今之為守者對孔君而果能無愧歟

唐高祖武德二年詔曰酒醪之用表節制於懽娛芻豢之滋致甘旨於豐衍然而沉湎之輩絕業亡資惰窳音庾之民騁嗜奔慾方今烽燧尚警兵革未寧年穀不登市肆騰踴趨末者衆浮冗尚多肴羞麴蘖重增其費救敝之術要在權宜關內諸州官民宜斷屠酤

謹案人情多縱。知流而不知節。知放而不知檢。欲倉箱之固也得乎。一遇飢年。仍爲餓莩。此詔令官民盡斷屠酤。誠得節制嗜慾之道矣。

太宗嘗怪舜造漆器。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不止。小物何必爾耶。諫議大夫褚遂良對曰。雕琢害農力。纂繡傷女工。奢靡之始。恣縱之漸也。漆器不止。必金爲之。金又不止。必玉爲之。故諫者救其源。不使得開。及夫橫流。則無復事矣。帝咨美之。

謹案奢靡之始。恣縱之漸。天子且然。而況小民乎。倉箱

朝盡困窘暮乘非死即流勢所必至可不知所以節之哉褚公之對自天子以至庶人皆不可不察也

【宋】寇準字平仲渭南人眞宗朝拜相決策成澶淵功寢室一布幃二十載不易封萊國公處士魏野贈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北使至歷視諸宰執語譯者曰孰是無地起樓臺相公譯音亦即今之通事也

【謹案】清介而爲外邦之所慕豈他人所能及哉此堂吏之例簿謝門生之三策皎皎素風可規天下此枯竹生笋而竹林祠之所由起也可云生無樓閣地死有竹林

祠。

仁宗時。右司諫龐籍奏曰。臣昨在太平州界。檢會廣德軍判官錢中孚等狀。稱諸鄉貧民。多食草子。名曰烏昧。并取蝗蟲暴乾。摘去翅足。和野菜煮食。臣竊思之。東南上供糧米。每歲六百萬石。至府庫物帛。皆出於民。民於飢年。艱食如此。國家若不節儉。生靈何以昭蘇。臣今取草子封進。望

宣示六宮藩戚。庶抑奢侈。以濟艱難。

謹案龐公之論節儉。欲先君而後民。由宮廷而及國。誠得爲治之本。民之所輸若彼。所食若此。不深爲可嘆哉。

是故聖君愛民。必使六合咸享豐盈。衣食克足。猶不敢少有崇侈以自奉也。此粟紅貫朽。所以稱文景之盛治耳。

元成宗大德九年。西域賈人。有獻珍寶求售者。議以六十萬錠售。其有司者因有謂左丞尚文者曰。此所謂押忽大珠也。六十萬售之不爲過矣。文問何所用之。答曰。含之可不渴。熨面可使自有光。文曰。一人含之。千萬人不渴。則誠寶也。若一寶止濟一人。其用已微矣。吾之所謂寶者。米粟是也。有則百姓安。無則天下擾。以功用較之。豈不愈於彼乎。

謹案世之寶珠玉者多矣有能因珠玉而念及米粟以濟百姓者幾人賢哉左丞也照乘之珠不能以安社稷卞和之玉後復仍授他人何不寶米粟以濟蒼生永國祚而享帝王之福哉

明太祖洪武三年詔禁民僭侈凡庶民之家不得用金繡錦綺紵絲綾羅止許用紬絹素綠其首飾釧鐲並不許用金玉珠翠止用銀◎五年詔古之喪禮以哀戚為本治喪之具稱家有無近代以來富者奢僭犯分力不及者揭借財物炫耀殯送及有惑於風水停柩經年不行安葬宜令

中書省集議定制頒行遵守違者論罪如律○十四年令農民之家許穿綢紗絹布商賈之家止許穿絹布如農民之家但有一人爲商賈者亦不許穿綢紗

謹案有可用而不用謂之儉約有不當用而用謂之僭妄今民間僭妄者多非有司之過歟洪武三詔獨十四年令內尤多重農之意敦本而節人非深明治道者有此美政耶

海瑞知淳安縣時鄢懋卿總理天下鹽政驕奢無度每巡視郡縣所過供給費且不貲獨瑞供帳菲甚懋卿雖怒素

聞其强項。亦歛威去。後擢主事。抗章直諫。剛正動於一時。至萬曆十三年。帝聞其名。擢爲南僉都。一時京師自大僚以及郎丞。無不奉法。而雨花牛首等景。遊宴頓絕。都人巷議。比之包老復生。

謹案　細閱剛峰之抗疏。與椒山之諫章。片言隻字。皆非他人所敢道也。一種忠君愛國之心。溢乎筆底。不知其有身矣。遑惜其他。痛哉。椒山蒙不測。剛峰得善終者。反側之徒已去故也。其清介之風。足以衛民。足以易俗。非斯民之保障哉。

尚節儉總論曰奢與儉較儉固美矣但儉而不能有益於人見法於世不因吾儉而去其奢或惡其奢而師吾儉此卽於陵仲子之流矣烏乎取帝堯節於已而儉於世澹泊無爲太古之風也唐高祖明太祖皆躬崇節儉垂裕後人晏嬰以及海瑞諸君子儉以持已惠及親隣者有之富足斯民者有之名聞外邦者有之移風易俗者有之靡不因我之儉而有益于世者也可不則之以範斯民哉昔宋均有言廉吏清在一已無益百姓似乎不足多也故其廉使非於陵仲子之廉兼能濟人末俗頹風賴之而振始可稱

有功于斯世耳。白香山有云。人民之貧困者。由官吏之縱欲也。官吏之縱欲者。由君上之不能節儉也。故上一節其情。而下有以獲其福。上一肆其欲。而下有以罹其殃。此至言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是節者。素爲聖人君子之所重矣。曷勿身以先之。固萬姓之倉箱。而爲久安常治之道哉。

六敦風俗以享太平

魏西門豹　漢文翁
明　帝　仇　覽
隋辛公義　趙　熙
唐太宗　徐有功
宋沈度　朱　熹
元仁宗　明太祖

【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發民夫鑿渠。引漳水灌田。以溉民田。俗信女巫。歲爲河伯娶婦。選室女投河中。豹及期往視。指女曰醜。煩大巫入報河伯。即呼吏投之。羣巫驚懼乞命。從此禁止。

【謹案】利不興。則民無以豐衣食。害不除。則人何以安室

家有一於此。太平何由得享。今西門豹之爲鄴令也。引漳水以灌田。溺大巫而救女。是拯民於陷阱之中。而登之袵席之上者矣。惡俗頹風。有不爲之煥然一新歟。

漢景帝末。文翁爲蜀郡守。廣仁愛。好教化。見蜀中僻陋。有蠻地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有才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宮於成都市中。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由是教化大行。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爲之始云。

【謹案】人之禮義廉恥。四維也。使無學校教誨。將不知四者為何物矣。何由而大其德業。享其太平。文翁施仁愛而廣教化。不特蜀中為之一新。天下後世皆為之感動。故學校之官。雖建于武帝。而實由文翁始。其有功於名教不亦多耶。

明帝永平二年。幸辟雍。拜三老五更。引五更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為辨說。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薦紳之士。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自天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莫不受經。後宮親屬。概不重用。以是吏得其人。民

樂其業。遠近畏服。戶口滋殖。

謹案勳業爛然。光照天地。必從古今典冊中來。則致治之道。舍經書禮樂之人。其誰與歸。惟文帝首重斯文。不用國威而循良疊見。若郭賀宋均劉平諸君子之美政。彰彰青史。則之而可以惠民。可以致治。凡欲廣教化美風俗者。曷不以明帝爲法哉。

仇覽。一名香。爲蒲亭長。有陳元者。母訟其不孝。覽驚曰。守寡養姑。奈何欲致子於法。其母遂感悟而去。覽親至其家。諭以大義。卒成孝子。邑令王渙曰。不罪陳元。殊少鷹鸇之

志覽曰鷹鸇不如鸞鳳耶

謹案 革人之面不若革人之心置人之死不若救人之生王渙能以王法坐不孝仇覽獨不能以嚴刑治逆母乎覽則不然躬行勸化使蒙天性慈者慈而孝者孝不特陳元思報劬勞之德而闔邑無不動孝養之心有恥且格末俗一新是王渙欲爲其易而仇覽獨任所難鸞鳳鷹鸇之喻不信然乎

隋 辛公義爲牟州刺史下車先至獄所决斷十餘日囹圄一空後有訟事應禁者公義卽外宿人問故曰忍禁人在

獄。而我獨安寢乎。自是州人感化。以訟爲恥。

謹案 無謂末俗之難移也。上果有愛民之官。下斷無不化之民。於公義見之矣。訟之爲害也。結深仇。費錢帛。起奸僞。隳事功。不一而足。人情由此而惡薄。風俗何由而得新。今辛公以淸獄之德。外宿之誠。感動愚頑。州人悉以訟爲恥。非古之遺愛歟。

趙煚音景字通賢。爲冀州刺史。市多奸僞。煚造銅斗鐵尺。置之肆間。百姓稱便。上聞而嘉焉。詔天下如其法。嘗有盜田中蒿者。爲吏所執。煚曰。此刺史不能宣化故耳。彼何罪也。

慰諭勸之令人載蒿一車賜盜盜感泣過於嚴刑。

謹案 夫子云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何若以德禮化民使其有恥且格之爲美哉趙昊知其然作僞者制器以防之爲盜者載蒿以愧之不尚嚴刑峻法惟期教化風行奸詭有不爲之易轍耶。

唐 太宗即位之初嘗與羣臣語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久安之民常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多愁苦則易化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之而不能也徵

又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何如耳。若云漸澆。今民當悉化爲鬼魅矣。帝從徵言。

謹案 太公之封於齊也。五月而報政。伯禽之治魯也。三年而報政。不各隨其上之所謨耶。德彝烏足以知之。不數年。太宗之教化大行。非風俗之一變乎。甚矣。魏徵之言。彰彰有驗也。於以知忠厚存心者。未有不獲忠厚之報也。

徐有功爲蒲州司法參軍。不忍杖民。人服其德。更相約曰。犯徐參軍杖者。衆必共斥之。以故訖代。不辱一人。時武后

聞知授有功爲刑曹數犯顔敢諫持平守正執據寃罔嘗與太后反覆辨論太后大怒命捽出斬之有功廻顧言曰臣雖死法終不可改至市臨刑得免凡三坐大辟終不挫折將死晏然后以此益重之所全活者甚衆酷吏爲之少衰然疾之如讐矣卒年六十八授一子官張文成爲有功贊曰躡虎尾而勿驚觸龍鱗而不懼者也

謹案一人貪生千人立死有功寧犯顔而辯枉不因將斬而易辭仁愛與直節並行執法者則之何失入之有

宋沈度字公雅爲餘干令父老以三善名其堂一曰田無

廢土。二曰市無游民。三曰獄無宿繫。

謹案聖人不云乎。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官有善政。民無不譽。皆其良心之所發而不容泯者也。田無曠土。則家有餘糧。市無游民。則廛無曠業。獄無宿繫。則囚乏冤民。三者備而民心得。有不咸欣至治。而興來暮之歌哉。

朱熹知彰州。奏除屬縣無名之征。歲免七百萬。以俗未知禮。採古喪葬嫁娶儀制。揭以示民。命父老傳訓其子弟。拆毀淫祠。禁士女游集僧舍。風教一端。

謹案去民橫征之苦。導人儀制之間。非以世道人心為已任者。焉能及此。文公先釋其困苦。後教其婚喪。循循善誘。風教一新。惜乎不令其久居廊廟。大行其淑世導民之德意耳。

元仁宗皇慶二年。春三月。御史中丞郝天挺。上疏論時政陳七事。一曰惜名爵。二曰抑浮費。三曰止括田。四曰久任使。五曰論好事。六曰奬農務本。七曰勵學養士。帝皆嘉納。詔中書悉舉行之。

謹案凡帝王能納善言。美時政。未有不享一統之盛而

樂物阜民康之樂者也。今仁宗詔中書舉行郝御史所陳之七事。理之所當廢者。則必盡去。世之所仰望者。又必盡與。政教一新。人情踴躍。沛乎莫遏無往而不見一道同風之治矣。

明太祖曰。朕嘗取鏡自照。多失其眞。治工曰模型不正故也。朕聞之惕然。人主一心。爲天下型。一不正。百度乖矣。可不愼乎。

謹案模型正矣。使用人不明。理財未善。舛錯其政。亦難致一道同風之盛。此聖經於二者。所以特舉之而並重

也。明太祖以鏡自勵。握其要道。克慎克勤。範我黎民。非致治之主耶。

敦風俗總論曰。民之日流於汚下。而不能享太平之福者。人知之乎。皆由未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爲重耳。如父兄能以此而教子弟。師友能以此而曉愚蒙。在位者察其言行。奬其淳良。民惟恐身之不端。而見棄於大人君子矣。風俗有不敦者哉。但異端不息。則人心難正。學校不興。則教化不廣。孝弟有虧。則人倫未備。寃獄不申。則明慎多慚。是皆有負於一人而獲罪於天下者也。嗚呼。小民之焦勞

初釋衣。食方充若。不身自力行。格彼非心。雖處於豐亨明盛之時恐亦變而爲頽敗委靡之俗矣。不大爲可憂哉。歴稽往哲。溺女巫而毀淫祠者有人修。學宮而幸辟雍者有人教以敦倫。寧如鸞鳳。力爭冤獄。甘觸龍鱗。心何仁而胆何壯也。又有格民恥訟。愧盗如刑。不恃刑罰爲章程者非皆以善教得民心。力任移風易俗之仁人耶。然民亦有以三善名其堂者。盍見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也。信乎夫子之言。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厚其生。復其性。有不永享太平之福者哉。